

## 賀蘭山下訪王侯

時隔八年，第二次到銀川，我去了西夏陵。去年，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六十項世界遺產。遺址區建有西夏陵博物館，介紹西夏歷史，展陳出土文物，給人勾勒出西夏王朝的大體輪廓。從館外乘坐景區擺渡車便可進入遺址區。

遠處的賀蘭山，連綿起伏，彷彿一把大開的扇子，遮住更遠處的風煙，在我們面前敞開一大片開闊、平坦的土地。地上長滿了蒿草，遠近錯落排列着許多形制相似、大小不一的「土包」。據專家認定，共有九座帝王陵、兩百七十一座陪葬墓，絕大多數沒有開掘。

其中被稱為三號陵的「秦陵」，規模最大，俗稱「吳王墳」，被考古學家認定其主人即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公元一〇三八年，他建立夏國，定國號「大白高國」，締造出與宋遼鼎立的西北政權。西夏建立了強悍善戰的軍隊，創造了筆畫繁複冷峻的文字，文化繁盛一時，直至一二二七年終結於蒙古鐵騎。二百多年西夏王朝史，在正史中卻沒有獨立地位，成為「半透明」的存在。這也讓西夏陵長期被遮蔽於人們關注之外。

明代安塞王朱秩昱目睹銀川西郊這些古墓後寫下「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與侯」，句中滿是歲月蒼茫，聯繫其朱元璋之孫的身份，更耐人玩味。不過，朱皇孫只聽人說這是王侯埋身之所，並不知是哪朝哪代的「同行」。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西夏陵這座「盲盒」才真正打開，歷經幾代考古人的接力，終於使其躋身世界遺產之列。

導遊說，這些「土包」上曾經

有精美的建築，如今所見，是它們歷經戰火、盜匪等千年劫難後的面目。和神秘的西夏王朝一樣，西夏陵同樣有許多謎題沒有完全解開，比如，諸帝陵的排列規則及其主人，學術界仍有爭論。而這也增加了其文化魅力，正如黑格爾所言，「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想你的風」吹膩了

有些地方終於開始願意認真想一句真正屬於自己的話。比如新疆獨山子大峽谷那句：「億萬年過去，斗轉星移，我依然愛你。」蒼涼壯闊的峽谷地貌，正配得上這種帶着時間尺度的浪漫。又比如新疆喀什盤龍古道：「今日走過了所有的彎路，從此人生盡是坦途。」一句話既扣住三十多公里路程六百多個彎道的奇景，又帶着幾分中國人特有的吉祥寓意。遊客拍下來的，似乎不只是風景，還有一點對未來的寄託。

好的文案，其實從來不是強行煽情。而是讓文字與土地之間，產生某種奇妙的化學反應。想到這裏，我忽然又想：香港其實也可以試試。但香港有個特別之處。新疆那些文案，本質上都建立在普通話語境之中；可香港的城市氣質，很大程度上是由粵語塑造出來的。若只是生硬照搬普通話式的文藝句子，當然也不是不行，只是多少總差了些味道。

若是在太平山頂，寫上一句：「兜兜轉轉幾多彎路，上到頂，萬家燈火依然為你留明。」可好？又或者在叮叮車站旁邊寫：「世界行

得太快，不如坐低，聽一聲聲『叮叮』，慢慢嚟。」又如何？它更像是一句只有本地人才說得出的話。外地人看了覺得新鮮，本地人看了則會心一笑。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香港街頭看到這樣的標語，會停下腳步，和它合一張影嗎？



###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 《主角》唱出一片天

雌橫挑馬上將。」感覺就像是粵語演唱京腔，配合了劇集的風格，亦令當年的電視劇主題曲增添新意。

內地電視劇《主角》近期掀起熱潮，不同媒體及普羅觀眾都發表觀感。久休的王菲演唱主題曲是其中一個亮點。初聽起來，觀眾未必即時認出那是王菲的歌聲，但是配合視覺畫面，然後再細意傾聽，王菲的歌喉不單出眾，歌曲風格和內容亦與劇集息息相關。

劇集開始時配合字幕的主題曲

《主角》既述說秦腔在時代交替之下的高低起落，亦展示一位女演員在藝術舞台和真實人生之間的愛恨交纏。末段滲入了陝西民謠，最後總結於憶秦娥的心聲：「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無冠也無裳，方知本真無需扮裝。」無愧天地，活出真我。



###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御用」琴師的情義

高音王帆獲中國音樂家協會邀請，首次在北京、上海舉行獨唱會。那是江樺逾三十年首次為上海老鄉演出，不顧在京患上感冒，堅持登台。《新民晚報》讚揚江樺「對演出的責任感」，以及蔣璧輝「深諳伴奏要領……是一位出色的伴奏。」

筆者近日埋頭完成與江老師的口述歷史，多次重溫江、蔣二人的訪談，以及她們近年在家中演出的錄影。其中包括江老師以字條手寫這句話：「伴奏是很重要的助唱，所以最好和伴奏從做朋友開始。」蔣璧輝深感同意，以「御用琴師」、「心有靈犀」形容與江老師



的合作，冥冥中也包括這次回港。她寫道：「我每年年底都回港。但今次很特別，可能是神的安排，我在年中回港，能與她見面，參加她的葬禮及在追思會彈琴。」

兩個多小時的追思會由蔣璧輝的鋼琴獨奏開始（附圖），她選來

德布西《月光》及蕭邦E大調練習曲，又稱《離別曲》，彈指之間充滿說不出的情感，尤其是鋼琴在江樺老師的遺像旁奏出，獨奏更呈形單影隻。

她分享說：「雖然帶着沉重的心情但不傷感，因為知道她再不受人間病痛，已到上帝懷裏繼續唱歌。」



### 樂問集

周光藜

逢周一見報

## 海豚出沒



這是六月十一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拍攝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中的海豚。

新華社

## 「飯碗」和「真愛」

老同學的女兒去年年底從新加坡碩士畢業，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九月起上班。她找工作前後一年，一波三折，這個崗位來之不易。不過她從本科起就攻讀環境工程，如今的工作和財會有關，與原本專業不說牛頭不對馬嘴，至少也是相去甚遠。老同學還說，她女兒最喜歡的其實是珠寶設計，平日愛插花，愛自然，很有藝術天分。她的「真愛」和乾巴巴的會計工作更是大相徑庭。

「真愛」與「飯碗」合拍，魚與熊掌兼得自然最理想。但人要生活，而華裔父母一般更重視飯碗。中國香港出生的華裔喜劇明星歐陽萬成（Jimmy O'Yang）戲稱，父親聽說他要入行滑稽脫口秀，搖頭說：「應該先找工作賺錢，有了錢才能去找真愛。」這可能與美國人鼓吹「激情」（passion），強調尋找自己熱愛的事業不同。不過世事難料，AI當道，今年我校的本科畢業生就業面臨嚴峻挑

戰。美國家長對孩子的專業選擇也越來越實際了，今後兩國學生的求學、求職生涯不知會不會越來越相似。

無論如何，中國的年輕一代遠比當年的我們有主見，有「配得感」。當老同學心疼女兒買花、買好看的飾品花錢如流水時，她振振有詞道：二十多歲花錢的體驗和四十多歲怎麼會一樣？撇開誰來埋單這個關鍵問題不談，現在的年輕人多半比他們的父母更懂得要對自己好，更常對自己說「你值得」。想來他們在工作方面也會做出能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倒是我們這些七〇後該向他們學習，活在當下，別再為虛無縹緲的身外之物勞心費勁了。



###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



「小羊哥」和小羊。網絡圖片

## 從「小羊哥」爆火看情緒價值

近年來，隨着消費市場不斷升級，人們購買商品時關注的已不僅僅是產品本身的功能和價格，更多時候還在追求情感上的滿足與精神上的愉悅。

近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國際大巴扎擺攤的十九歲小伙子阿卜杜拉·艾米日拉意外走紅網絡。憑藉陽光帥氣的外表以及親手製作的小羊玩偶，他連續多日登上社交媒體熱搜，被網友親切稱為「小羊哥」。隨着人氣持續攀升，他的攤位前每天都排起長龍，許多遊客專程前來購買玩偶、打卡拍照。由於生意太過火爆，「小羊哥」從早忙到晚，甚至有網友打趣說：「小羊哥憔悴了，從十九歲秒變三十九。」

在新疆不少景區，類似的玩偶一直都有售賣。為何同樣的產品能被「小羊哥」帶火？答案就在於商品背後所承載的情緒價值。

首先，「小羊哥」本人的形象極具親和力。身高超過一米八、笑容燦爛、待人真誠，讓不少遊客在購買過程中感受到愉快和放鬆。

其次，他會根據顧客的要求，認真製作專屬定製的小羊玩偶。每一隻玩偶都帶有個人特色，滿足了消費者對獨特性和專屬感的需求。當商品被賦予個人情感和故事後，其價值自然不再只是材料和工藝所能衡量。

此外，「小羊哥」願意配合遊客拍照、錄製短視頻，耐心回應大家的要求。這種真誠的互動讓顧客感受到被重視和被尊重，也增強了消費過程中的參與感與獲得感。對很多年輕消費者來說，這種情緒上的滿足甚至比商品本身更具吸引力。

「小羊哥」帶火小羊玩偶的背後，折射出的正是情緒價值對消費意願的巨大影響。當商品能夠觸動人心、傳遞溫暖並創造美好回憶時，便更容易獲得市場青睞。



###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 直至一個滿月晚上

有些故事的可怕，不在妖怪出現的一刻，而在於人明明已經逃過一次，命運卻仍然會在多年後回來敲門。更可怕的是，故事不會只讓人面對一個敵人。

格林童話《池塘水妖》的故事從一個不能靠近的水塘開始。一位磨坊主人道中落，愁得睡不着。清晨，他走到水邊，看見一個美麗的女人從池塘冒出來。她是水妖，聲音溫柔，答應令磨坊主人重新富有，但條件是：要把屋裏剛出生的東西交給她。

磨坊主人以為那不過是小狗小貓，便答應了。回家才知道，妻子剛剛生下兒子。從那一刻開始，故事的恐怖不在水妖有多可怕，而在於父親知道自己親手簽下了一張不能取消的契約。財富回來了，磨坊再次興旺，可是快樂沒有回來。

孩子長大後成為獵人，結婚，與妻子過着平靜生活。可是一次追鹿，他忘了父親的警告，到水塘洗手。水妖立刻出現，把獵人拖進水底。獵人妻子來到水邊，呼喚、哭泣、詛咒，卻得不到回應。

獵人妻子沒有力量打敗水妖。於是，她必須離開熟悉的家，追隨夢境，爬上風雨中的高山，尋找白髮老婦人。老婦人給她金梳子、金笛子、金紡車，她一次又一次回到水邊。每一次，丈夫都浮上來多一點，又被水帶走。

在此，妻子最難面對的，不是水妖，而是一次次希望落空之後，自己還能不能繼續相信。她可以放棄，可以接受丈夫已經失去，可以把那個水塘當成一場噩夢。但她沒有。直到第三次，她終於把丈夫救上岸，二人逃過洪水，卻又被大水沖散，變成陌生土地上的牧羊人與牧羊女。

故事到了這裏仍不肯輕易說幸福。它讓二人分開多年，讓他們在孤獨中生活，直至一個滿月晚上，獵人吹起那首熟悉的笛曲。妻子哭了，說起當年水邊的往事。於是，遮住眼睛的薄紗掉落，他們終於認出彼此。

先是水妖，然後是洪水，最後是等待、孤獨，以及一次次希望落空。水妖奪走人，洪水分開人，歲月改變人，但有些聲音、傷口和愛，仍然會在月光下把人帶回原來的地方。



###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實字採聞

逢周一見報